

寻藏录

熊猫大书 著
壹「荧惑惊世」



寻 藏 录

壹
「荧惑惊世」

熊猫大书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藏录. 壹, 荧惑惊世 / 熊猫大书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8.4

ISBN 978-7-5702-0212-6

I. ①寻… II. ①熊…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32752 号

责任编辑: 周 阳 林 子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黑 匠 包 包 小 篙

责任印制: 邱 莉 杨 帆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京山德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2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张: 22.5 插页: 2 页

版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301 千字

定价: 80.00 元(二册)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楔 子		001
第一章	粮商之战	009
第二章	抓猴子	022
第三章	神秘地穴	032
第四章	老鬼	041
第五章	东厂锦衣卫	050
第六章	暗潮	062
第七章	问道武当	082
第八章	雷神显踪	094
第九章	南岩	102
第十章	武当绝顶	112
第十一章	五龙传说	130
第十二章	巨大地宫	142
第十三章	春秋古矿	153
第十四章	幕后黑手	167
第十五章	地下铜殿	180
第十六章	溶洞妖蟒	194

第十七章	随和双宝	205
第十八章	锦衣再现	215
第十九章	惊天真相	227
第二十章	蛇穴古墓	237
第二十一章	追逐徐霞客	246
第二十二章	光明洞	257
第二十三章	心灵试炼场（一）	268
第二十四章	心灵试炼场（二）	278
第二十五章	心灵试炼场（三）	290
第二十六章	此心光明	302
第二十七章	忍者	308
第二十八章	“灾星”现世	320
第二十九章	化魔	329
第三十章	逝者如烟	339
第三十一章	世家	346
第三十二章	辐射	354

楔子

公元1645年，大清顺治二年四月初一。阴霾的天空下，杭州城外松竹山庄的农户们都还在忙着播种。谷雨刚过不久，这时候最适合播种，即使外面已经打成了一锅粥，却也与眼前的他们无关。只要不耽误这一季，日子就能过，怎么都能活下去。

松竹山庄的后山。洛君辉快步走在山道上，额角已经出了细汗。年过五旬的他已经做了十年的洛家家主，言谈举止间威严庄重，如一头狮王般让小辈不敢直视，可每每来见住在后山槐园的这位老祖宗，他还是如三十年前那般紧张。

走进槐园，老人正坐在院中品茶，阅尽沧桑的眼中带着一丝疲惫，看到洛君辉走进来，点头笑了笑。洛君辉上前行礼，说道：“老祖宗，昨天，扬州城破了。”

“终是守不住呀……”老人闭上眼睛叹道。

“听闻那汪氏兄弟给了多铎三十万两，只求他城破后勿伤百姓，也许……”

“呵呵，三十万两买不了半壁江山。他们一路南下走得太顺，却在扬州城撞得头破血流，此后再不立个榜样，往南就会越发不好走，鞑子是要立威东南呀。罢了，其势已成，谁也无回天，还是管好自家事吧。君辉呀，上次你来已经是一年前了，你这个家主我很满意，如果不是兹事体大，老夫实在不愿插手。来坐下慢慢说。”说罢老人挥了挥手，示意洛君辉过来坐下说话。

洛君辉紧走两步过来坐定，这才接着说：“老祖宗，到现在我还是没明白，为什么当初李闯进京之时，您就预料鞑子肯定会入关呢？”

“呵呵。”老人拿起茶壶，洛君辉连忙接过来，给自己斟了一杯，“君辉呀，你要是到了我这个岁数，也会懂的，无他，一个‘利’字而已。李闯一路上杀戮太重，所掠又多是官绅，你道这天下是谁的？不是皇家的，也不是百姓的，是那些官绅的！官绅恨李闯，可官绅无兵，李闯若不拿下京城，他们就没有

办法，还要照大明朝的规矩行事。可李闯拿下了京城逼死了皇上，大明朝没了，那也就无所谓大明的规矩了。如果没有关外那只猛虎，多给李闯几年时间和与官绅们的关系，天下或可太平。可惜关外大势已成，李闯又没能力控制南方，孰强孰弱一眼可见。吴三桂不反必死，所以鞑子入关，不过是早晚之事而已。只是没想到，他们南下得这么快。”

老人喝了口茶，似乎说得累了：“一年时间让你做这么大的事，难为你了。都准备得怎么样了？”

洛君辉赶忙斟满了老人的茶杯，回道：“回老祖宗，从李闯入京至今，四个船队和两个马队都已经出发了，族内的人大多已经离开。族里的现银也已经转移了六成：一成跟着君明的船队被带去了倭国；君烈和君照的船队一起带走了三成，君照进驻南洋会留下一成，君烈带两成继续向西去佛朗机；剩下两成分别由君易和君霆两个马队带着，从兰州卫入草原，一路向西，一路向北。这些您不用担心，都是平时走惯的商路，而且这次还有白袍卫跟着，千帆万骑，怕是鞑子见了也不敢阻拦。倒是要向老祖宗请罪，本来现银是可以都带走的，可我想多带些人走，于是这银子就剩下了。”

老人嘉许地点点头：“你做得对，人才是最重要的。”

洛君辉得到老人的首肯，似乎放下了一件心事，展眉道：“幸好百年前元顺先祖着力发展海商，穷半生之力打通了东西三条航线，如今不论是在倭国还是在南洋和佛朗机，咱们洛家都算是站稳了跟脚。如今看来，海商之利已占了全族岁入的大半，先祖真是有先见之明呀。君烈临行前还说夷人又在开拓新航路，听说在佛朗机向西发现了一个新洲，比咱们大明还大，他打算安顿好后让小三子过去看看。”

洛君辉停下喝了口茶，又道：“家里走后的事也安排好了。百子堂的一众少年已经带着银钱北上，那边战事已了，等过上数十年后时局平稳下来，该在北方的就留下，该南下的再南下，每城各置商铺，不使洛家在华夏的根基断绝，徐图后进。这些孩子开蒙时您也见过，都是家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即使将来十存其一，只求这根线不断，中土内洛氏不绝。那些外围子弟本就各自分散全国，这次也发了些银钱，着他们继续各觅生路，只需十年一度的祭祖时联络便可。另外带不走的银钱，我派人分了几处埋藏，他日我洛家重

回故土，再开封启印。”

说到“故土”二字，洛君辉不禁皱起了眉，叹了口气又道：“唉，老祖宗，咱们真的就这么走了吗？蒙元至今，数十代人倾尽心血打拼下的偌大家业，就这么散了吗？若是联合上其他几姓……”

老人似是看明白了洛君辉的不甘心：“君辉呀，我明白，你是觉得咱们有一拼之力。你还记得祖训里的第一段吗？”

“无天下志，顺天下势，行天下远，守天下……”

“不错，”老人打断了洛君辉，“就是因为这三个原因！”

“一来，无天下志，便是不与皇权靠得太近。你看那释道儒三教都传承了千年，可你有否听过传承了千年的王朝？皇权是人间之极，登极，便是到了尽处，离皇权越近越是危险。历代都不缺巨氏豪族，可繁华百年之后，哪个不是一夕尽散，不复当年之势？有几家能如我洛氏这般传承了千年的？得了天下的李家如何？如今的朱家往后又会如何？前朝遗姓，今朝大忌呀！你真的倾洛氏之力与鞑子拼了，哪怕是胜了，然后呢？那几姓的几只老狐狸，肯定不会碰这天下。你碰了，那百年之后，江南洛氏也就没了。”

洛君辉脸上有些发烧，作为家主，手中掌握着如此大的力量，若说没有想过这天下，怎么可能？

老人继续说着：“二来，顺天下势，便是人不能与势争，人势相背时，便要学会变通。如今大势所趋，天下注定要变成鞑子的，我们不走，便要担着一分风险。一千多年来经历了两次灭族之祸，如今再不学聪明些，怕是这第三次也近在眼前了。你不是没有看过历代洛家先人的手札，自然该明白氏族也好，天下也好，唯一不变的就是这个‘变’，相时而变，顺势而变。如今虽是走了，哪怕天下太平之后我们再迁回来，前后也不过三代人，若是如蒙元初时那般一朝尽灭，就算子孙用命前赴后继，怕是也要三十代才能复今日之盛。眼光要放长远些，开阔些，多少比我洛氏还大的氏族都已烟消云散了，我们一步步走到今天，不容易呀。如今大势所趋，我们不知鞑子进了中原会如何作为，但这个错我们不能犯。洛氏不是你我哪一个人的，身为家主，一生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让洛氏的血脉能一直传承下去。君辉你知道吗？纵观历朝历代，个人也好，氏族也好，能一代代传下来、活下来的那些，不是

最强大的，也不是最聪明的，而是最能适应变化的。知时顺势，便是生存之道！

“三来，行天下远，便是承前启后开拓不止。若无这开拓精神，我洛氏便没有通往域外的各种商路，如今……”老人歇了口气，“此次撤出中土，一来是为了避祸，二来……这几十年君烈家从佛朗机送回来夷人的那些精巧小玩意、研究格物的书籍、途中见闻的手札，相信你也看过一些。老夫总觉得，这天下怕是要变了……”说罢扭头看向洛君辉，“其他几姓有什么动向？”

“其他几家跟咱们差不多，早的自去年开始，晚的从最近开始，都在或迁移或分散。只是宋氏动作小一些，似是不打算全部撤走。”洛君辉答道。

“呵呵，宋氏也有自己的算计，蒙元至今四百年，朝廷一直在北方，对南方的控制和影响都要弱一些，特别是两广云贵一带。宋氏世居岭南，又是几姓中最早做海商的一家，必有其对应之法。鞑子定鼎中原，若依然定都于北，那将来乱必起于南方！好啦，不提他们几家，还是说说咱们自家的要紧事。商路图和子孙谱都带走了吗？还有那两个盒子……”说到这里，老人的眼角不经意间抽动了一下。这几样东西可以说是镇族之宝，商路图和子孙谱千百年来不断被洛家子孙充实着，元初洛氏血脉几乎灭尽，当年的家主硬是凭着这两样东西，在百多年间恢复了家族的元气。至于那两个盒子……

“商路图和子孙谱都带走了，那两个盒子咱们启程的时候我会亲自带上。只是……老祖宗，那两个盒中的物什看来甚是邪恶，它们到底和先祖吩咐寻找的地方有什么关联，值得我们从立族之初就开始找？这一找就是千年。以咱家的势力，这千年来，海内之地几乎翻遍了，还是一点线索都没有。”说到这，洛君辉苦笑起来，“莫说是线索，就连找的是啥咱们都不知道，真不明白祖训最后一句到底是什么意思。”

“也并非立族之初便有那两个盒子，似是西汉景帝年间，七国之乱后，才辗转到了先祖贞德公手中的。之后几代家主也欲穷其密，似乎有了一点线索，应该是极为了不得的东西，再后来更是倾全族之力寻找，并写进了祖训，言明洛氏子孙不绝，便不能停下，寻得之日，便是洛氏大兴之时。可惜隋末唐初时我洛家几近灭族，那仅有的一点线索也毁于兵祸之中。之后数百年先祖们还是一直在找，毕竟写进了祖训，肯定是极重要的东西。无奈当时已经过去数百年，想再寻其出处，实在难于登天。”

“老祖宗不必灰心，既然已经寻了百代，小子们自当薪火相传，一直找下去，总会找到的。时间不早了，咱们启程吧。”洛君辉也已经组织族众寻了十年，此时就要离开中土，反倒放下了这件事。

“也好，喝完这杯茶，咱们就出发。”老人说着端起了茶杯。

这时院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只见一个小厮连滚带爬地跑了进来，气都没有喘匀就禀报道：“老祖宗，大老爷，不好啦！鞑子攻下扬州城后纵兵屠戮，下令十日不封刀呀！”

啪嚓，茶杯掉到地上摔得粉碎，手还在颤抖。老人闭目向天良久，眼角流出一滴浊泪，复又语气坚定地说道：“君辉，我们出发！”说罢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在洛君辉与小厮的搀扶下走出了槐园……

苍茫的南海上，升腾着淡淡的雾气，如钩的新月被遮在天外，整个海面上暗淡无光。海气升腾，薄雾中点点灯火若隐若现，如一条由夜明珠组成的珠串，绵延数里。夜幕下空寂的海面上，一只由数百条海船组成的庞大船队正在缓缓行驶着。

船队中央的一艘海鳅巨舰上，木质的船身在海水的涌动中不断地发出“咯吱吱”的声响。急促的脚步声响起，一个人影蹬踏着木制楼梯匆忙地跑进了桥楼上一个单独舱室。“老祖宗，海上好像有些不对劲，孩子们吓坏了。他们打灯语说，后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跟着咱们的船。而且，隐约听到海里有哭声，就好像……好像有数不尽的鬼魂跟在咱们船后面哭。”来人正是年过半百、衣着华丽的家主洛君辉，额头已经冒出了细汗。

舱室内，白发苍苍的老祖宗正在透过窗口望着夜色中的茫茫大海，一个小厮侍奉在侧。看到来人的急切，老祖宗皱眉说道：“君辉，当了十年的洛氏家主，怎么还这么不稳重？”

“不是呀老祖宗，刚才不只一条船上的人听到了很奇怪的声音，像是鬼在哭。这条航线咱们家走了百多年，这片海域早年我也亲自走过，听船上的老水手讲，他们也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事，连他们也怕了！说是……说是海里有鬼！”作为现任家主的洛君辉解释道。

“不是海里有鬼，是心里有愧吧？”老人一边示意洛君辉坐下，一边接

着说道，“扬州城破了，鞑子下令十日不封刀。国破之刻，我千年氏族不思守土，却要举家迁移。让你们觉得愧对祖宗，愧对父老了吧？”

“老祖宗……唉！”洛君辉仿佛被这话一下戳到心窝里，没再提船外的异状，只是重重叹了口气。

老者挥挥手道：“别想那么多了君辉。其心不正，暗鬼自生！若这世间真的有鬼……”他话音未落，就在这时，一阵凉风从窗口吹了进来，风中传来一阵飘飘渺渺、若有若无的呜咽声。那声音如泣如诉，在茫茫大海中时隐时现，断断续续，仿佛就在他们船队的周围。

身边的小厮吓得“啊”的一声叫了起来，直往两人身后躲。刚说完鬼，鬼便来了，显然不是老者说的什么心里有鬼。洛君辉也是汗毛都炸了起来，这动静比他刚才听到的清晰了不少。他连忙来到舷窗边向外看去，可惜月光不明，海上有雾，什么都看不到。可那哭声仿佛在空中游荡，又似从海中来，成片地响起。四周是无尽的茫茫大海，在这只有风声和涛声的空寂夜色中，那哭声如百鬼夜啼般令人毛骨悚然，夜航中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事。

听到外面的动静，老者多少有些尴尬，却没害怕。他重重地哼了声道：“哼！若这世间真的有鬼，扬州城那数十万冤魂现在就该在城中报仇了。都不要慌，打灯号，让船队雁翅排开，往身后的海中倒火油！”

“老祖宗，万一烧了船……”

“放心，老夫自有分寸。出去看看！我洛氏万人聚集于此，看什么东西敢作怪！”老者说着往舱外走去，行事之果断不像个年过古稀的老人。

层层帆影鼓动中，两个人在族人的簇拥下来到了船尾。洛君辉传令号塔上的人向前后船只发令，没过一会儿，这只由千百条大船组成的庞大船队就改变了队形，所有的船只依次排到了家主坐船的两边。列阵完毕，行在最后一排船只开始在灯号的命令下向海中倒火油。那海面上的哭声依然此起彼伏，船上人心惶惶，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家主的坐船上。

又行出一小段后，老者命令道：“传令下去，白袍队的弓箭手用火箭往海里射！”

片刻后，数百只火箭如流星般从海船上升起，划过黑暗的夜空一头扎进了茫茫大海里。几只箭不偏不倚正落在那层漂浮在海面的火油上，海面随即

被“砰”一下点燃了，数里长的浮油层也跟着成片成片地燃烧起来，海面上猛然出现了一道宽大无边的火墙，周围大片的海域瞬间被照亮了。

这一刻，船队上万人全都屏住了呼吸，火光下，不可思议的一幕呈现在所有人的眼前。原本数百条大船、数万人的庞大船队，自以为人多势众，就算南洋小国的水军碰到他们也会绕着走，可眼前看到的景象却把所有人吓坏了。那呜咽的哭声还在继续，他们终于透过熊熊的火光看清了那海里发出声音的东西，一时间所有人都不敢说话了。

“老祖宗……这……这个……怎么会？竟然是……”洛君辉能身为家主，不知见过多少风浪，什么样的大场面没见过？可眼前的景象着实让他目瞪口呆。船后的海面上竟然出现了一座座小山，此起彼伏，仿佛连绵不断的黑色沙丘，就像一片大陆不知什么时候从海洋深处冒了出来。在它面前，这支庞大的船队竟然显得如此渺小。

当然，大陆是不会悄无声息从海中冒出来的，船上多有长年行船的老水手。就连洛君辉和那老者，也一眼便认出那根本不是什么小山，而是大鱼露出海面的脊背！体型小的长有数米，体型大的甚至超过他们的大型海船。“鲸鲵！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鲸鲵？！”老者看着海面喃喃说道。他们身后，竟然跟着一个数量不知道有多少头的大鲸群！火光下它们浮浮沉沉，有几十条因为沾到了浮油背上已经着起了火。它们一直跟在船队身后，那叫声就是它们发出来的。

连久经风浪的水手都被吓坏了，跪在甲板上磕着头念着妈祖保佑。其他一些从没出过海的族人更是惊慌失措，学着他们的样子跪下祷告起来。那老者在小厮的搀扶下也艰难地跪了下来，他着实吓坏了，原本为了避祸才举家迁移。难道是此举触怒了龙王爷，要让他洛氏顷刻间覆灭于海上不成？

老者勉强定了定心神，颤抖着向身边一个苍老得不成样子的老水手问道：“五叔，这是不是……‘过龙兵’？”

五叔跪在甲板上说道：“回老爷的话，小的从八岁跟着老太爷航海，几乎一生漂泊在海上，也只见两次‘过龙兵’，但那两次跟现在这情形完全不一样！怕是这南海的鲸鲵全都聚集到此了，咱们最好还是不要惊扰了它们，就当没看见。这海里的事儿，不是咱凡人能猜透的，也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

妈祖保佑……”说着又诚心祷告了起来，说白了，现在只能听天由命了。

洛君辉猛地想起了什么，小声对老者道：“老祖宗，会不会是因为咱们带出来的那件宝贝？先前它在秘库里放了数百年从未面世，更是没有到过海上。我早就看那东西邪得很，只是看着，就让人不舒服，会不会是它把这些鲸鲵吸引过来的？”旋即他又摇头道：“也不对呀，咱们出海不只一天了，之前也没遇到这样的事。”

听了他的话，老者愣了半天才说道：“难道那传说是真的？！上千年了，咱们从没放弃过寻找，可那地方却一直没有找到，这族中圣物也就被收藏了起来。”说着他满是希冀地看向洛君辉，“君辉呀，此地怕就是一个龙气会聚之所，照这么看，那传说中的地方恐怕也是真实存在的！”

老者喜形于色继续说道：“先祖庇佑呀！没想到在这举家迁移之际竟然让这千年的谜题有了一丝头绪！快！快用‘过洋牵星术’将咱们的大概位置记下来，告诉后世子孙，只要我洛氏不灭，就一定要找下去！”

鲸群还在跟着他们，海中如鬼哭般的叫声依然此起彼伏着。这一夜船上的人谁都没有睡好，生怕这些庞然大物暴躁起来掀翻了坐船。次日清晨，从海面下喷薄而出的一轮红日终于驱散了迷雾，人们竞相来到甲板上观望，那庞大的鲸群竟然不见了。洛家人这才松了口气，继续他们的旅途，去遥远的西方寻找立足之地。

此时没有人知道，一场改变世界的风暴正在酝酿着，文明的曙光已经在西方悄悄升起，古老的中国，此时却在杀戮中关上了它沉重的国门。洛氏像一条漏网之鱼，在国门关闭的前一刻游进了大海。

此后三百年，再也没有回归故土……

三百年，沧海桑田，世界的中心从东方转移到了西方。进入新千年后，人类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第一章 粮商之战

10月的北京，阳光明媚的下午，一场大雨刚刚过去，周伟摆着标准的麦当劳叔叔造型，一个人懒洋洋地坐在玉渊潭公园的一张长椅上，看着轻风吹过柳梢，金黄色的阳光洒在湖面上。每每有重大决定的时候，他总喜欢从公司里溜出来，关掉手机，一个人找地方静静地坐一个下午。仰头，闭眼，微笑，暖洋洋的下午，能安静地在户外晒晒太阳，真是一种享受。他是个爱笑的人，笑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一种习惯。看着那一脸阳光般真诚的微笑，很难有人想到周伟曾经的生活是多么艰辛。还算英俊的脸庞，还算不菲的身家，如果不是从事的行业有点“土”，他就是标准的钻石王老五了。他确实是跟土打交道的，在这个地产金融风行的年代里，农牧粮食的生意做得再好，也未必会成为媒体眼中的青年才俊。

明天有一笔不算大的生意在等着他，但这笔生意背后所产生的延续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如果成功，他有信心让自己的公司资产在2年内增加一位数！对方公司是世界最大粮商之一的J公司，这些深海中的大鳄极少出现在国内媒体上，只有行内人才知道他们的恐怖与贪婪。几家公司联手控制着全世界80%的粮食交易量，在国内也掌握着数种粮食制品的定价权。基辛格说：“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人类。”这话在物质生活高度丰富的今天似乎是个笑话，可周伟却听说过，一个非洲小国的总统想摆脱这些大鳄们对自己国家食物的控制，通过政令和军队与他们周旋……三个月后，他被他吃不起饭的人民推翻了。

他击败了数十家竞争对手，如今只剩最后两家了，明天就是决战的时刻。周伟其实很看不起自己这种行为，老外扔出了一块骨头，这边的几家竞争对手像闻到味儿的狗一般蜂拥而上，无论谁抢到骨头，外商都会是赢家。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他又没能力改变这些。十几年挣扎求存的生活教会周伟：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使劲甩了甩头，想把这些烦人的想法挤出脑袋，周伟干脆躺在了长椅上。这几年那种深深的厌恶感越来越强烈了，如果不是为了妹妹，有时他都想把公司卖掉。

“李兵呀李兵，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周伟自言自语道，李兵的公司就是如今唯一剩下的那个对手。李兵是个非常低调的人，如果不是此次周伟把他当成一个对手认真对待，恐怕永远都不会注意到这个人，他太不起眼了。出身普通的工人家庭，没有深厚的背景，没有出色的能力，老老实实，安分守己，甚至可以说木讷得有些痴呆。可就这么一个人，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农产品公司，几年后自己创业，用了比周伟更短的时间，创建了一份比周伟还大的家业。可问题是，他太平庸！了解了李兵创业史的人，都会感觉他做生意的运气好得令人发指，就好像开了外挂一样。很多次的胜利，现在让人看来还是那么稀里糊涂。

比如在某个大型采购项目中，中标人选明明已经内定了领导的小舅子，可就在开标的前一天，领导被请去喝咖啡，然后一笔大生意莫名其妙地落在了几乎没有做任何准备的李兵头上。更离谱的一次，李兵的合作公司倒闭，进口的一船大豆全部滞留在港口。李老板正蹲在码头上哭的时候，韩国的大豆进口从美国转向了中国，于是第二天箱都没开就转了船运往韩国，算下来挣得比预期的还多。

奇葩的李老板，就这样奇葩地成长了起来，以至于伤痕累累的周伟不得不感叹，真是同人不同命呀。可是，真的只是运气吗？

“阿嚏！阿嚏！”坐在车后排的李兵连着打了两个喷嚏，使劲吸溜了几下鼻子，自言自语道：“是不是该加衣服了？”这是个平凡的男人，微胖的身材，平凡的长相，塌鼻梁上架着一副方框眼镜，眼镜后面是两只豆儿大的小眼睛。小眼睛瞄来瞄去，似乎还在找刚才打喷嚏的原因。

“项爷，把窗户关上点儿。”

“是，老板！”老板发话了，项昊笑嘻嘻地关上了车窗。寸头，浓眉，环眼，大鼻子大嘴，1米98的身高，魁梧得像只猩猩，卡宴宽大的驾驶空间被他挤得满满的。虽然已经为李兵做了五年的保镖，但每次听到老板叫自己“项爷”，项昊还是觉得很爽。

在李兵眼里，这位真的是个爷！见过半小时吃掉整只烤全羊的吗？光那割肉的刀法就叫围观者喝彩不断。见过飞轮胎砸小偷的吗？李兵那次可赔了人家不少钱。饭量、功夫，这些都不重要，铸就项爷辉煌前半生的，是他那响当当的脾气！用他自己的话说：“打从娘胎里出来到现在，爷就从来没认过怂！”

初中时看到有痞子在学校门口调戏高中女生，项爷一个人就冲了过去。上高一学校乱收费，项爷不但不交，还跟学校要说法，抽完训导主任，一个人跑去教委告状。屁大的毛孩子，谁把你当回事呀！于是，惨剧发生了。那天项昊从教委被架出来以后，一个眼睛肿得像桃子样的副局长发话，哪个学校敢收他，就给校长好看！于是项爷在同学们崇敬的目光中离开了学校，只留下了一地传说。父母费了好大劲才让他当上了兵，家里管不了，就把他交给国家吧。

军队里从来不缺少刺儿头，但没有多少剃不平的刺儿头。中国军人的军事素养世界闻名，无论是战争时期山呼海啸般的枪林弹雨，还是和平年代里泛滥成灾的滔天洪水，一条命令，就要义无反顾地冲上去！铁一样的意志来自铁一样的纪律，如果纪律只有一条，那一定就是服从。无论过去是什么样的人，进入军队，这里会有人把你的尊严打碎，然后重塑成一个新人！而新兵连，就是这个打碎尊严的地方。

“叫爷服从命令可以，但说话给爷客气点！”还没来得及被打碎尊严，进入新兵连的第一个晚上，这位项爷就把班长给打了！部队不是让你牛的地方，军威不容反抗。年轻的新兵们还不明白这个道理，这一晚被打的班长很多。于是之后的几个晚上，班长们联合起来带着老兵们陆续找回了场子，除了项昊这个班。

就这样，项爷一路高歌猛进混到了北方某军区的特种部队。没有比部队更锻炼人的地方，几年的磨炼让项昊真正成长起来，掌握了特种兵的多样技能，最拿手的有三样：射击、格斗和爆破。上级领导很看重他，准备让他去国外执行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任务，只有真正经历过死亡和铁与血的洗礼，才能称为真正的特种兵。

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一个关系兵的加入挤走了一个原本在名单上的

队友，项爷那颗响当当的心在沉寂数年之后，再次被点燃了。一如高中那会儿的冲动，他冲进了军区司令部驻地，然而5分钟后就被抬了出来。也是那一次让项爷明白了人外有人的道理，他向来对自己的身手极有信心，从来不信有人可以一个照面就让自己完全失去战斗能力，直到遇见了那个人。

所幸项昊一进去就被打趴下了，没有伤到人，但问题的性质太严重，想留在部队已经不可能，上级力保，复员已经是最好的结果。原本已经爱上军营、准备当一辈子兵的项爷流着眼泪脱下了军装，复员，就业，因为脾气失业，再就业，再失业……就这样辗转成了李兵的保镖。一转眼，已经风平浪静地过了五年。

是的，风平浪静的五年把项昊憋坏了！他不止一次跟李兵说：“要不你辞了我们吧！北京城的大款多了，没人惦记你一个卖土豆儿的！”

“谁说没人惦记卖土豆儿的？上次要不是陆林，老板我早就被人大卸八块了！”在两个最亲近的员工面前，李老板还是很活泼的。是呀，那次的事对他的冲击实在太大了，电影里的情节生生套到了自己身上，胆小的李老板实在受不了这种刺激。

那也是五年前的事，两个曾经被李兵收过土豆的农民赌博输光了家产，进城打工躲债，碰巧撞见了已经今非昔比的李老板，就好像看到了一个金光灿灿的人形大元宝。两个走投无路的人看到了生的希望，还犹豫啥？绑他娘的！

绑匪抓住一个机会，把李老板变成了肉票。在他们眼里，李老板真是够意思，只是拿刀子在他眼前晃了几晃，他就非常配合地开车带两人去了京郊租住的一间平房。两人感叹完这么好的肉票不好找之后大眼瞪小眼，一起傻眼了。

绑匪是第一次做绑匪，肉票也是第一次做肉票，大家都没经验。绑匪没有蒙面，也没有蒙李兵的面，更没有调查过李兵的背景；肉票不但看了两个绑匪，还认出了他们，当场叫出了他们的名字。现在，跟谁要钱成了双方共同的问题。

李兵忙于工作一直没娶老婆；父母在老家过着退休生活，根本没权力调动公司的资产；公司副总一直不服他这个老板，盯着总裁的位置不是一两天